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06280

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

〔古希腊〕色诺芬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

〔古希腊〕色诺芬著

张伯健 陆大年译



商务印书馆

1981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 济 论

雅 典 的 收 入

〔古希腊〕色诺芬著

张伯健 陆大年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21

1981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71 千

印数 4,100 册

印张 2 3/4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0.48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譯 序

色諾芬生于公元前 430 年左右，卒于公元前 355 年以后，出生于雅典富人家庭，受过贵族教育，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在政治上他基本上是站在反动的贵族奴隶主的立场。在当时以斯巴达为首的联盟和以雅典为首的联盟的斗争中，他拥护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而反对雅典的民主政治。公元前 401 年，他以希腊雇佣兵领袖之一的身分，参加了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兄争夺王位的战争。小居鲁士失败以后，他就投靠斯巴达而与自己的祖国为敌。因此，雅典公民大会予以缺席审判，判处他终身放逐。他从斯巴达那里获得奥林匹亚附近的一份领地，在那里住了二十年，后来迁居哥林斯。雅典和斯巴达关系好转以后，他被雅典赦免，但他没有回国，死于哥林斯。

色諾芬的著述很多，内容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各方面，其中主要的有《希腊史》、《居鲁士的教育》、《居鲁士远征记》、《苏格拉底言行录》、《斯巴达政体论》和这里所译的《经济论》、《雅典的收入》等书。

《经济论》是用记录苏格拉底和别人对话的体裁写出的，有人据此把它算作《苏格拉底言行录》一书的续篇。色諾芬是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人，他所谓的经济是指家庭经济而言。《经济论》就是研究奴隶主家庭经济问题的著作。色諾芬在结束从军生活以后，便在自己的领地上经营奴隶占有制的田庄。管理田庄的经验，加上他从苏格拉底那里听到的一些经济思想，便是他编写这部书的基础。《雅典的收入》是他晚期的作品，在这部著作中，他论述了雅

典不依靠加重盟邦負担而自謀增加收入的方法。

色諾芬在《經濟論》中力圖證明人的幸福仅仅依賴于农业，农业是最愉快和最有益健康的經濟部門；认为自由民不應該从事其他“粗俗的技艺”。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馬克思說过，“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的事業，是訓練士兵的学校，”所以“农业享有极大的荣誉”。^①《經濟論》中有一段文字描述了农业的各种好处，色諾芬还由此作出結論說，“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廢下来的时候，無論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魁奈非常重视色諾芬关于农业的观点，曾引用上面这段话作为他的主要著作《經濟表》的題詞。

色諾芬维护自然經濟，他把农业看得高于其他經濟部門，目的即在于反对雅典民主政治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扶植貨幣經濟的方針。色諾芬关于商品經濟的观点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贬低商品經濟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承认商业和商人存在的必要性。这种矛盾思想反映了在当时的奴隶占有制下，商品生产和交换已經获得初步发展，反映了奴隶主的田庄同市場不能不发生一定的联系。在《雅典的收入》一文中，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們貿易”，主張把“带来大批值錢商品因而有利于国家的商人和船主尊为上宾”。在对于貨幣作用的解釋上，他的观点的矛盾表現得更为明显。他一方面反对貨幣經濟，另一方面又把貨幣的作用評价很高。他強調开采銀矿的好处，认为当人們拥有足够的其他可供使用的东西以后，人們便不再想添置这类东西；但是，“誰也不会有多到不

① 馬克思：《資本主义以前生产各形态》，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2 頁。

希望再多的白銀；如果他們擁有的白銀太多，他們就把它儲藏起來，他們喜歡儲藏白銀不亞於他們喜歡使用白銀”。馬克思在分析他這一段話時指出，“……色諾芬在當作貨幣和貯藏貨幣的特殊形式規定上論述貨幣”^①，認為他的這種見解是“市民階級本能”的表現。

色諾芬在確定財富的意義時，認為“財富是一個人能夠從中得到利益的東西”。他說一個人如果能從朋友（或仇敵）身上得到好處，這種朋友（或仇敵）對他來說也是財富；反之，即使是錢，如果一個人不懂得怎樣使用，錢對於他也不能算是財富。這種見解，也表現了他那市民階級所固有的發財致富的意圖。

《經濟論》中也提到了勞動分工問題。他說，“很難找到精通一切技藝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變成一個精通一切技藝的專家。”這種見解在《居魯士的教育》一書中說得更加明白：在小市鎮上，一個工人要製造床、門、犁和桌子，甚至要造房子，即使這樣，也還不易謀生。一個人做這樣多的工作，要想做好，當然是不可能的。但在大城市中，一個人只要從事一種手工業，就可以維持生活了。有時甚至還不用做一種手工業的全部。只做一種最簡單工作的人，當然會把工作做得很好。馬克思在引証這一段話以後指出：“色諾芬在此只注意使用價值的品質，雖然他已經知道分工的程度是依存於市場範圍。”^②

在奴隸主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会里，維護奴隸制度是奴隸主義家們的共同特徵。色諾芬也認為鞏固對奴隸的剝削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經濟論》中專門有一章說明應該怎樣對待奴隸。他說，適用於訓練野獸的辦法，也同樣是訓練奴隸使之馴順的有效的方法。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1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8頁腳注。

法。在《雅典的收入》中，他还建議由国家购买奴隶，并把他們出租以增加国家的收入。

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与自己相适应的經濟观点，色諾芬的經濟观点就是奴隶主經濟制度的思想反映。我們知道：思想既是决定于經濟制度，同时，它自身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在从古至今的經濟思想发展过程中，其間是有着继承性的。古希腊的文化对于欧洲文化曾經发生很大的影响，在經濟思想方面，“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領域，所以他們在这範圍內也和他們在其他的領域上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力与特出性。所以他們的見解，在历史上成为近代科学的理論的出发点”^①。因此，研究色諾芬的經濟观点，对于我們研究經濟思想史具有一定的意义。

抱着这一目的，我們翻譯了色諾芬的这两部著作。《經濟論》是我根据馬强特的英譯本譯出的，《雅典的收入》是陆大年同志根据沃森的英譯本譯出的。我們的水平有限，錯誤之处在所难免，希讀者指正。

張伯健

1961年2月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7頁。

Xenophon

OECONOMICUS

THE REVENUES OF ATHENS

《经济论》是根据马强特 (E. C. Marchant) 的英译本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版) 转译的; 《雅典的收入》是根据沃森 (J. S. Watson) 的英译 (载于 Monroe, Early Economic Thought, 1924 年版) 转译的。

经 济

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

(古希腊)色诺芬著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英)托马斯·孟著

配第经济著作选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下册) (英)亚当·斯密著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

第一卷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

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法)杜阁著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瑞士)西斯蒙第著

政治经济学原理 (英)麦克莱洛赫著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德)李斯特著

资本实证论

(奥)维巴维克著

财富的分配

(美)克拉克著

有闲阶级论

(美)凡勃伦著

制度经济学(上下) (美)康芒斯著

经济学原理(上下卷) (英)马歇尔著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英)凯恩斯著

经济学(上中册) (美)萨缪尔森著

目 录

經濟論	1
雅典的收入	66

經 濟 論

关于财产管理的討論

—

我曾听见苏格拉底討論财产管理問題如下：

“請問你，克利托布勒斯，财产管理也象医药、金工、木工一样，是一門學問的名称嗎？”

“我想是的，”克利托布勒斯回答說。

“我們能够說出这类技艺的每一种的功用是什么，我們也能完全象这一样，說出财产管理的功用是什么嗎？”

“我认为一个好的财产管理人的工作就是管理好自己的财产。”

“是的，如果让他管理別人的财产，他不是也能——只要他願意——象管理他自己的财产一样，把它管理得很好嗎？任何会做木工的人，都能象給自己做工一样地給別人做工作，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财产管理人也能如此。”

“我也这样想，苏格拉底。”

“那末，一个懂得這門技艺的人，即使自己没有财产，也能靠給別人管理财产来掙錢，正象他靠給別人盖房子掙錢一样嗎？”

“当然可以；而且在他接管一份财产以后，如果能够繼續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他就会得到很优厚的薪給。”

“但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财产究竟指的是什么？它是否等于田

地房屋？还是人們在田地房屋以外所具有的一切东西也都屬於財產之內呢？”

“我认为即使所有物处在不同的城市里，一个人所具有的一切东西都是他的財產的一部分。”

“有些人不是有仇敌嗎？”

“当然；有些人确实有很多仇敌。”

“我們要不要把他們的仇敌也包括在他們的財產之內？”

“如果一个人真是因为增加了別人的仇敌的数目而掙到薪水，那就未免可笑了！”

“你要知道，这是因为我們认为一个人的財產就等于他所具有的一切东西。”

“当然——那指的是他所具有的好东西。我当然不会把他可能具有的任何坏东西叫做財產。”

“你好象用財產这一名詞来代表那些对于它的所有者有利的东西。”

“不錯；而且我认为有害的东西是損失，不是財富。”

“是的，因此，如果一个人买了一匹馬，不懂得怎样駕御它，在騎它的时候总是摔下来弄伤自己，那末，这匹馬对于他就不是財富，是嗎？”

“不是財富，如果我們认为財富是好东西的話。”

“那末，由此推論，对于一个耕种土地而其結果受了損失的人來說，土地也不是財富了。”

“当然，如果土地只能使我們挨餓，不能維持生活，就連土地也不是財富。”

“对于羊，不也是可以这样說嗎？如果一个人由于不会养羊而受到損失，他的羊也就不是他的財富嗎？”

“我认为不是财富。”

“那末，你的看法好象是：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财富，而有害的东西就不是财富。”

“对极啦。”

“那就是說，同一种东西是不是财富，要看人会不会使用它。例如，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則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

“是这样——除非他卖掉它。”

“我們現在知道：对于不会使用笛子的人們來說，一支笛子只有在他們卖掉它时是财富，而在保存着不卖时就不是财富。”

“是的，苏格拉底，我們的論証是前后一致的，因为我們說过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财富。一支笛子如果不拿出来卖，就不是财富，因为它是沒用的；如果拿出来卖，它就变成了财富。”

“是的，”苏格拉底解釋說，“可是他得知道怎样卖它；而且，根据你的說法，如果他把它卖出，换进一些他不会使用的东西，就連这种出卖也不能把它变为财富。”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說，即使是錢，对于不会使用它的人也不是财富。”

“我认为你在这一点上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即财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無論如何，如果一个人用他的錢去买一个老婆，而这个老婆使他的身体、精神和财产都受了損失，那末，他的錢怎能对他有好处呢？”

“决沒有好处，除非我們准备承认那种吃了就使人发疯的叫作龙葵的毒草是财富。”

“所以，克利托布勒斯，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怎样用錢，对于錢就要敬而远之，也不能把它列入财富之內了。可是朋友怎么样？如果

一个人懂得怎样利用朋友，能从他們身上得到好处，这些朋友叫做什么呢？”

“当然是財富，而且如果他們真比牲畜更为有利时，他們就比牲畜更算得是財富了。”

“是的，从你所說的話推論下去，如果有人能从仇敌身上得到好处，仇敌也是他們的財富了。”

“对啦，我正是这个意思。”

“因此，一个好的財產管理人，也要懂得怎样对付仇敌，好从他們那里得到好处。”

“完全正确。”

“克利托布勒斯，事实上你不能不看到：許多平民已經靠战争增加了他們的財產；許多王公也是如此。”

“是的，一向都还不错，苏格拉底。但是有时我們也碰到一些具有知識和資力的人，如果他們工作，他們可以凭这种知識和資力增加他們的財產。可是我們发现他們不願意这样做，所以我們覺得他們的知識對他們並沒有好处。我們怎样理解这个問題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們的知識和財產真都不是財富嗎？”

“你是打算討論討論奴隶的問題嗎，克利托布勒斯？”

“哦，不，完全沒有这种意思。我是說那一些人，其中有些人总可以算作世家子弟的。我看到有些人頗能随机应变，允文允武，但他們不願意發揮他們的才能。我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他們上面沒有主人。”

“什么，他們上面沒有主人？尽管他們祈求繁荣，尽管他們想做一些能带来好处的事情，可是他們的意图仍然受到那些支配着他們的力量的阻撓，这时，他們上面也沒有主人嗎？”

“請問你，这些看不見的支配者是誰呢？”

“不，不是看不見的，而确实是公开的、毫无隱蔽的：他們也是非常坏的支配者；只要你认为懶惰、精神上的怯懦和疏忽是罪恶，你一定明白这点。而且还有一伙伪装为娱乐的騙人的女主人——如賭博和濫交朋友。即使为她們所害的人到后来也会知道：她們归根到底实在是掩蔽在一层薄薄的快乐外衣下面的痛苦，她們利用她們对他們的影响，阻撓他們去做有益的工作。”

“但是，苏格拉底，另有一些人，他們的精力并不受这些影响的妨害，他們确实非常願意工作并掙取一些收入，可是他們耗光了他們的财产，而且陷于困难之中。”

“是的，他們也是奴隶，而且他們的主人是非常冷酷的：有些人是饕餮的奴隶，有些人是好色的奴隶，有些人是貪杯的奴隶，也有些人是无聊而代价很高的野心的奴隶。这些情欲冷酷地支配着每一个落入它們掌握之中的人，只要它們知道他还强壮，能够工作，它們就迫使他拿出辛苦得来的所有的收入，使他按照它們自己的意图花掉它；但是，刚一看到他老弱而不能工作的时候，它們就立刻离开他，使他度那凄凉的晚景，而另去設法把这付枷鎖再套到別人的肩膀上。啊，克利托布勒斯，我們一定要爭取自由，坚决地反对这些暴君，就好象它們是想要奴役我們的武装的敌人一样。的确，公开的敌人还可能是高尚的人；当他們奴役我們的时候，由于鍛炼了我們，可以去掉我們的毛病，使我們将来过更好的生活。可是这类女主人，在它們支配着人們的时候，却无时无刻不在損害着人們的身体、精神和财产。”

二

現在這段話是对克利托布勒斯說的，克利托布勒斯接着說：

“好啦，关于这类情欲，我覺得你給我讲的已經足够了；当我檢

查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能很好地控制这些情欲；所以如果你愿意指教我怎样去增加我的财产，我认为那些女主人——你是这样称呼它们的——并不能阻挠我。因此，请你千万尽可能给我一些好的指示，要不然，你真是断定我们已经足够富足了吗？苏格拉底，你真觉得我们不需要更多的钱了吗？”

“哦，如果你要把我说在一起，我确实认为我不需要更多的钱，而且足够富足了。可是我觉得你好象还很穷，克利托布勒斯，我老实告诉你，我常常很替你难过。”

“请问你，”克利托布勒斯笑着问道，“你觉得你的财产能卖多少钱，我的财产能卖多少钱？”

“如果我找到一个好买主，我想我的全部财产和牲畜，包括房子在内，可能不难卖上五个麦纳。^① 你的呢，我相信一定可以卖到这个数目的一百倍以上。”

“你真不顾这种估计，认为你不需要钱，而可怜我穷吗？”

“是的，因为我的财产足够满足我的需要，可是我觉得你的财产即使三倍于现在，也不够维持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和身价。”

“那怎么会呢？”克利托布勒斯大声说。

“因为，第一，”苏格拉底解释说，“我知道你必须贡献许多份很丰盛的祭品，要不然，我想神和人都会和你找麻烦。第二，你必须很大方地招待很多外来的客人。第三，你必须经常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要失掉你的追随者。而且，我知道国家已经在强制你付出几笔很大的捐款：你必须养马，支付合唱队和体育竞赛的开支，接受会长的职位；^② 万一发生战争，我知道他们会让

① 稍多于二十镑。

② 在这里，原文 *ποσταςιας* 一字似乎不能用来代替 *ποστασιας*（管理外侨），因为不能证明这一职务需要担任者花钱。